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至三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

宋 王當 撰

昭公一

晉中行穆子 荀吳

中行穆子名荀吳偃之子也元年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魏舒請毀車為行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十五年秋吳帥師伐鮮虞圍

鼓鼓人或請以城叛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

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𪀚鞮歸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弗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荅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

於晉之鼓也臣聞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而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九月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

魯叔孫昭子 婼

叔孫昭子名婼穆叔之庶子也穆叔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子之子殺之於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昭子曰詩云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馬用速成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

是謂孟夏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
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
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皥氏以龍紀故
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
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歴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五年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飲酒樂而語相泣樂祁知其皆將死也九月公伐季氏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昭子見平子曰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

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
公徒將殺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自是平子有異志十
月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楚左史倚相 觀射父附

左史倚相楚太史也靈王與子革語倚相趨過王曰是
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申公子亹子亹不
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
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

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共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

倚相何害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王孫圉聘于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君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以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翫也何寶之為其見重如此觀射父楚大夫也觀從

之族與倚相齊名昭王問射父曰周書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又使先聖之後能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心率舊典者以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

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
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祀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
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
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
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司
馬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射父曰祀牲何及
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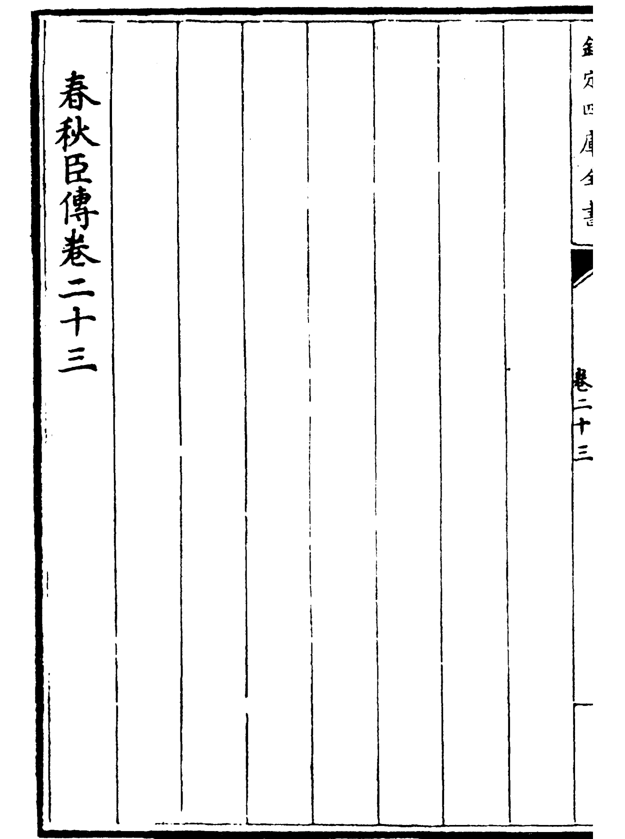
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
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
民則不慢王曰小大何如對曰神以精明臨民故求備
物不求豐大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芻豢
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所謂一純二
精七事何也對曰聖王不違心精物以臨監無有苛慝
於神明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為七
事王曰三事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魯仲孫貜

仲孫貜魯卿也孟獻子之曾孫是曰孟僖子七年公如楚僖子為介於是乎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乃遷于桃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生何忌及說二十四年丙戌卒僖子之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

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是以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贊曰荀吳伐鼓㢟乎文公伐原之師庸能討鮮虞滅陸渾復振晉之威令信義之效不虛也叔孫昭子見微而知其故臨難而不苟免其有穆叔之風乎不幸見欺於季孫懷忠憤懣至效士燮之請哀哉楚靈王驕虐而猶敬左史其良心未亡也惜乎退而寒之者衆一左史如楚王何孟僖子之才之行俱無取然知自反而求學猶愈於迷而不知復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

春秋臣傳卷二十四

宋 王當 撰

昭公二

魯子家懿伯

子家懿伯名羈魯大夫也莊公之玄孫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子子家子曰季氏僭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子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

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馬公不從伐季氏平子登臺請以五乘亡公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弗聽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六年居于鄆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三十二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定元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子家子不見叔孫而亡初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

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已而果然

晉蔡墨

蔡墨名黶晉史大夫也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

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抵伏欝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晉籍談

籍談晉大夫也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談為介既葬除喪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

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彛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彛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蚤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子秦嗣定十四年晉師敗于潞獲籍秦籍氏乃絕

周泠州鳩

泠州鳩周樂工也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景王問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天王鑄鍾成伶

人告和王謂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二年四月王有心疾乙丑崩鐘不和

秦醫和

醫和秦醫也昭元年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

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有當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始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

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故秦世有良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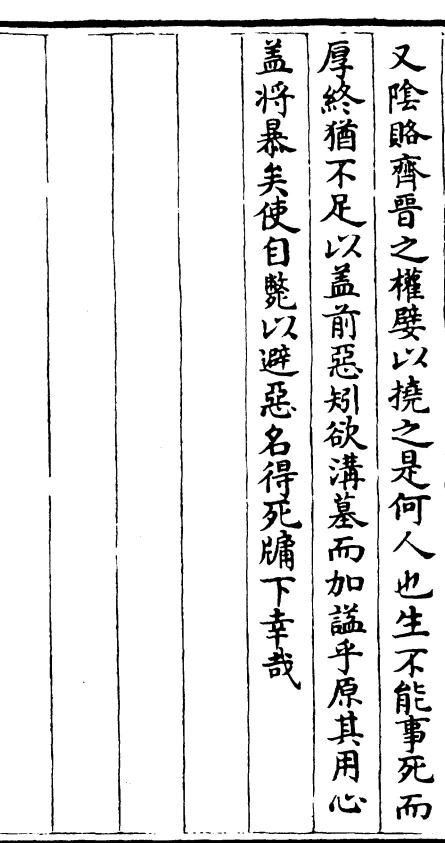
魯季孫意如

季孫意如魯卿悼子紇之子也是曰季平子十年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而非之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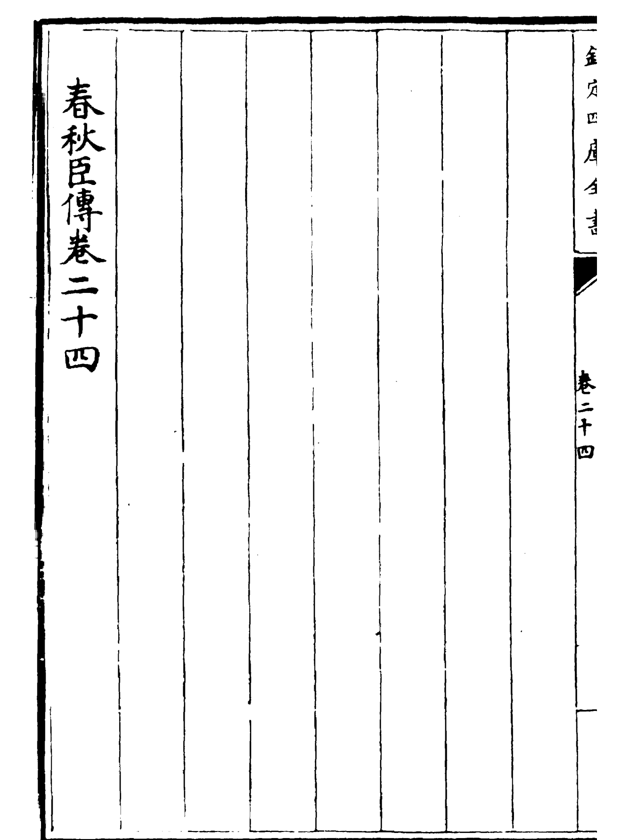
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公伐季氏因請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明年居鄆三十一年薨于乾侯定五年六月平子行東野還卒

于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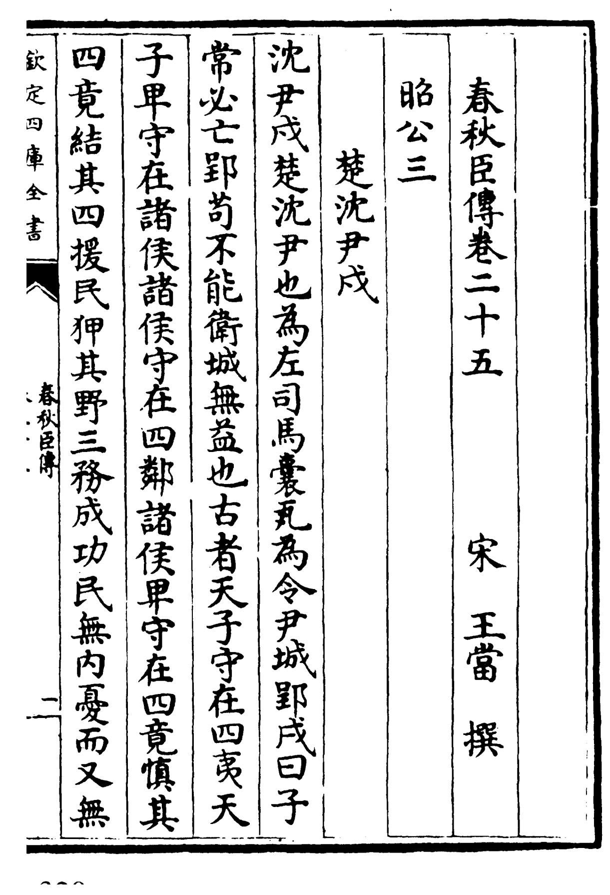
賛曰子家子從公于外間關險阻言雖不用而始終一節賢矣哉昭公之愚不移也既不能受制於强臣又不能親大國聽忠諫自辱于齊退無所成何為者邪女叔之言不茍矣蔡墨博達而正其在師曠史趙之間乎古者審音原診皆足以知政州鳩醫和知此道矣豈止技藝而已哉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徳季孫意如之謂矣泣告昭子徒跣晉使若恐不得以事君也及為諆焉則



又陰賂齊晉之權嬖以撓之是何人也生不能事死而厚終猶不足以盖前惡刓欲溝墓而加謚乎原其用心盖將暴美使自斃以避惡名得死牖下幸哉



春秋臣傳卷二十四



春秋臣傳卷二十五　　宋　王當　撰

昭公三

楚沈尹戌

沈尹戌楚沈尹也爲左司馬囊瓦爲令尹城郢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

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定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戌謂子常曰子沿

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吳敗之五戰及郢戌及息而還戰于雍澨傷子諸梁嗣

晉士彌牟 景伯

士彌牟晉大夫士景伯也士文伯之子世為理官二十五年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伯曰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三十二年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髙卑度厚薄

伋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定元年正月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

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宋樂祁犂

樂祁犂字子梁宋司城也子罕之孫二十五年魯叔孫

昭子聘于宋宋公宴之語相泣也祁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爲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叔孫宋公俱卒定公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作亂乃逐桐門右師

魯仲孫何忌

仲孫何忌魯卿仲孫貜之子也是曰孟懿子昭公之伐

季氏使郈孫逆懿子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遂行哀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師遂入邾初哀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

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齊梁丘據

梁丘據字子猶齊嬖大夫也齊景公疾據請誅祝固史嚚晏子諫而止公曰據與我和晏子以為同也非和也語並見晏嬰傳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侯

將享公仲尼謂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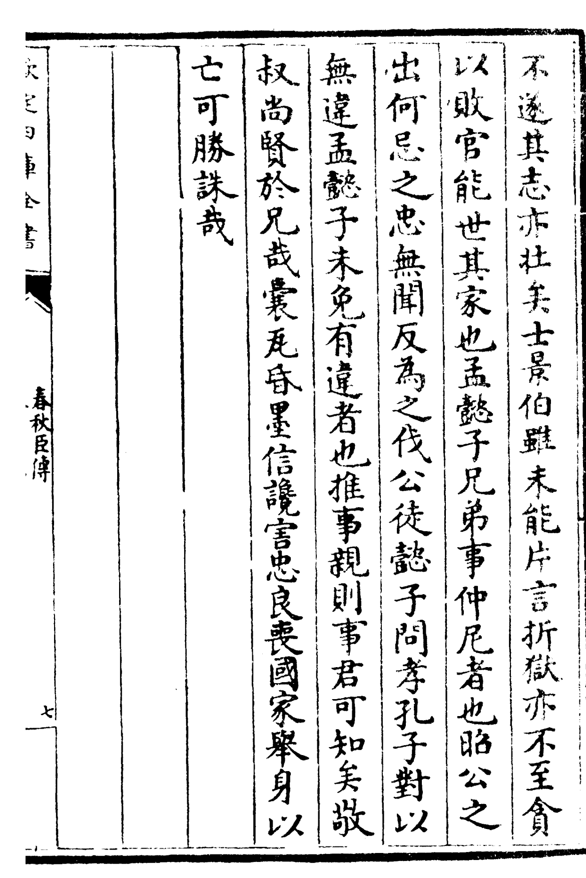
楚囊瓦

囊瓦字子常楚令尹子囊之孫也定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其一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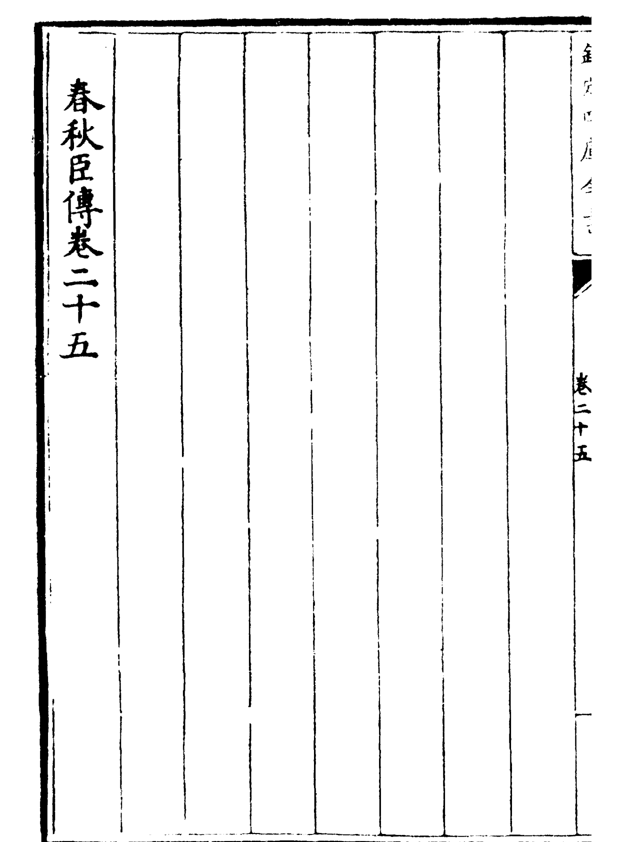
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及唐人獻馬蔡人獻佩乃歸蔡侯唐侯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子常三戰不克遂奔鄭吳人五戰及郢楚子奔隨申包胥乞師於秦明年敗吳師楚子乃歸初鬬且廷見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令尹其不免乎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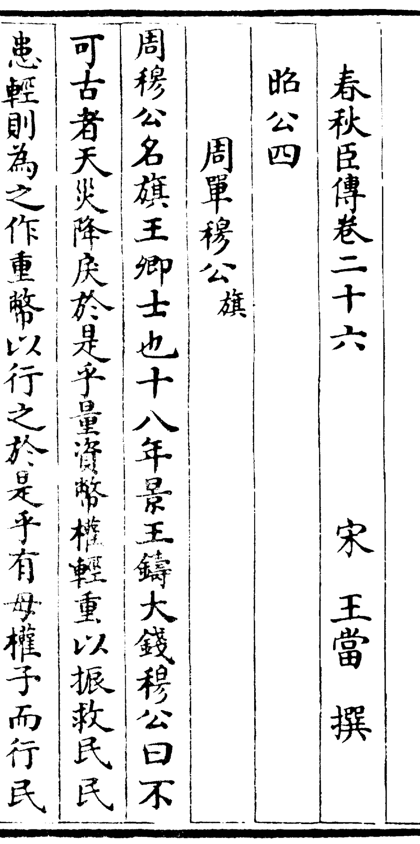
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今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相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贊曰沈尹戌天資忠正勇而有謀雖見背於子常其功



不遂其志亦壯矣士景伯雖未能片言折獄亦不至貪以敗官能世其家也孟懿子兄弟事仲尼者也昭公之出何忌之忠無聞反為之伐公徒懿子問孝孔子對以無違孟懿子未免有違者也推事親則事君可知矣敬叔尚賢於兄哉囊瓦昏墨信讒害忠良喪國家舉身以亡可勝誅哉


春秋臣傳卷二十五



春秋臣傳卷二十六　　宋　王當　撰

昭公四

周單穆公旗

周穆公名旗王卿士也十八年景王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

有子權毋而行小大利之令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逺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一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作重幣以絶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生何以殖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聽之弗及比之不度將焉用之夫耳目心之樞機也耳内和聲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

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動不順時民無據依各有離心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明年景王崩王室亂

周劉文公 狄

劉文公名狄字伯蚠王卿士也劉獻公摯之庶子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

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十月晉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二十六年晉師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定四年劉文公卒子桓公嗣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八年劉

子單子復敬王以定王室

吳伍子胥

伍子胥名員吳相也父連尹奢為楚太子建之師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作亂王信之執伍奢二十年太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名之曰來吾免而父兄棠君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

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定四年唐侯蔡侯怨令尹子常因吳以伐楚敗楚師五戰及郢楚幾亡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徳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

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徳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翫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使吳淫樂

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而日以憔悴也然後安受吾燼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未之有也弗聽使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王慍之取其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十三年公會吳子于黄池六月越人入吳三十一年越滅吳吳王縊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楚公子申子西

令尹子西名申楚平王之庶長也二十六年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

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亂嗣不祥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哀六年楚子圍蔡蔡請遷于吳吳師在陳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

可失也與子西誅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乃弗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十六年楚殺太子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言其詐而亂不可弗聽召之使處邊竟為白公將作亂子平以告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

之既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甦於葉公也初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其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之曰臣願言有道王其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曰臣聞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

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祖父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於十里之上抑於百世之後者也

楚鬭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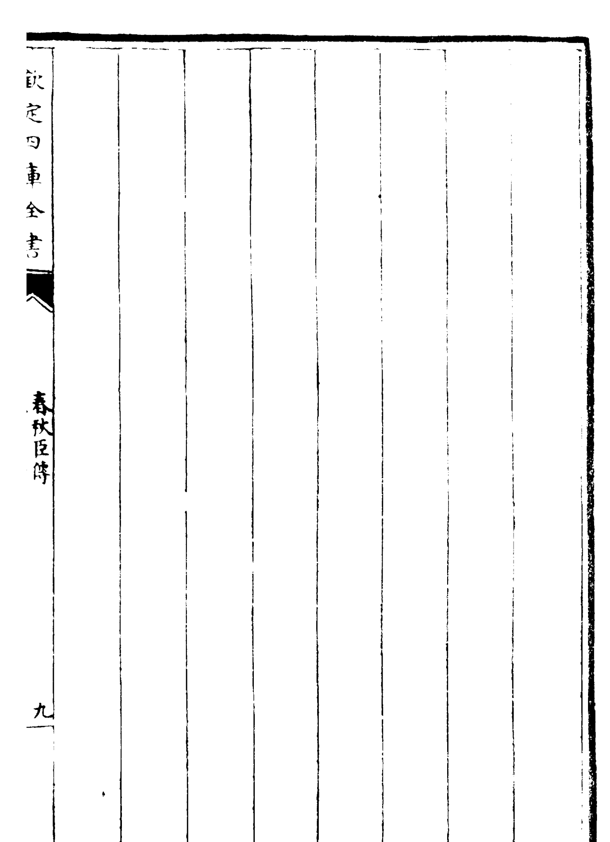
鬭辛楚鄖邑大夫也鬭韋龜之孫蔓成然之子平王即位成然為令尹成然有德於王不知度王患之昭十四年殺成然使辛居鄖以無忘舊勲吳師入郢楚王奔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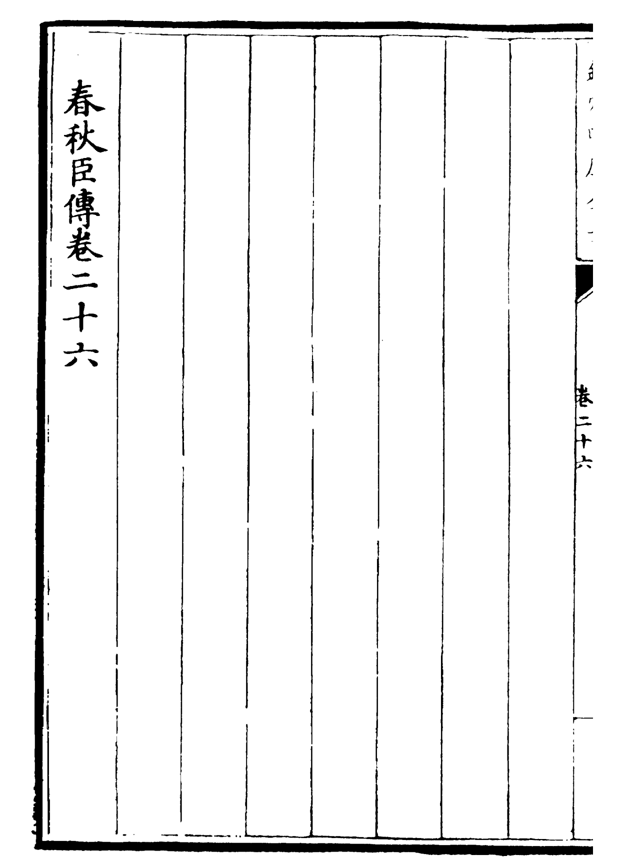
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事君者不為外内行不為豊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已以下則有讎下虐上為弑上虐下為討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楚子入郢賞鬬辛鬬懷鬬巢

王孫由于申包胥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子西謂王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其成然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不亦可乎

贊曰單子文而達其有襄公之遺範乎東王之不亡單劉之力也茍中心圖君雖力不足終必至焉子胥復父之讎諫君之失忠孝得矣至求勇士以成志鞭故君以攄憤猶有憾焉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

不為況於此乎子西兄弟辭萬乘之國復已亡之楚其節高矣其功大矣然俱不免白公之難以子西不能從善而昧於知人也傳曰仁而不武子西是矣善哉葉公之言曰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知之矣史稱楚昭王欲以書社五百封孔子子西恐其遂王也而止之審如是死非不幸也然聖人之行藏天也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子西安能為之用舍哉鬬辛不以父怨乘君急知上下之義矣





春秋臣傳卷二十六

春秋臣傳卷二十七

宋 王當 撰

昭公五

晉趙鞅

趙鞅趙簡子也一名志父趙武之孫趙成之子也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見子太叔而問揖讓周旋之禮焉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鞅與馬仲尼

史墨非之子太叔卒簡子思黄父之言為之哭臨甚哀定十三年秋書曰鞅入于晉陽以叛初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名午而囚諸晉陽遂殺之午子趙稷以邯鄲叛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
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丁未荀寅士吉
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鞅入于絳盟
于公宮哀三年十月趙鞅圍朝歌荀寅范吉射奔邯鄲
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十二月鮮虞納寅
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六年鞅伐
鮮虞十年夏伐齊十九年卒子無恤嗣董安于簡子家
臣也下邑之役安于多功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

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産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及死簡子祀安于於廟

晉荀寅

荀寅晉卿中行文子荀吳之子也二十九年從趙鞅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

馬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定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寅求貨於蔡晉於是乎失諸侯十三年趙鞅起晉陽之甲至哀四年寅奔鮮虞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宋華亥

華亥宋卿也華元之孫華合之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遂誘羣公子

而殺之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於是宋公與華氏向氏交質其子既而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昭二十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十一月復如楚乞師二十二年華向自南里出奔楚

魯南蒯

南蒯魯季氏費邑宰也南遺之子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

執之以為因得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贅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因贅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之贅人叛南氏蒯奔齊侍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卒於齊

魯陽虎

陽虎魯季氏家臣陽貨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定八年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陽虎伐孟氏戰于棘下陽氏敗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于讙陽關以叛明年夏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遂奔晉卒於晉公山不狃師敗與叔孫輒奔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

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難也

衛齊豹

齊豹衛司寇也齊惡之子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初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昭二十年六月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公孟出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衛侯以北宮氏伐齊氏滅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

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

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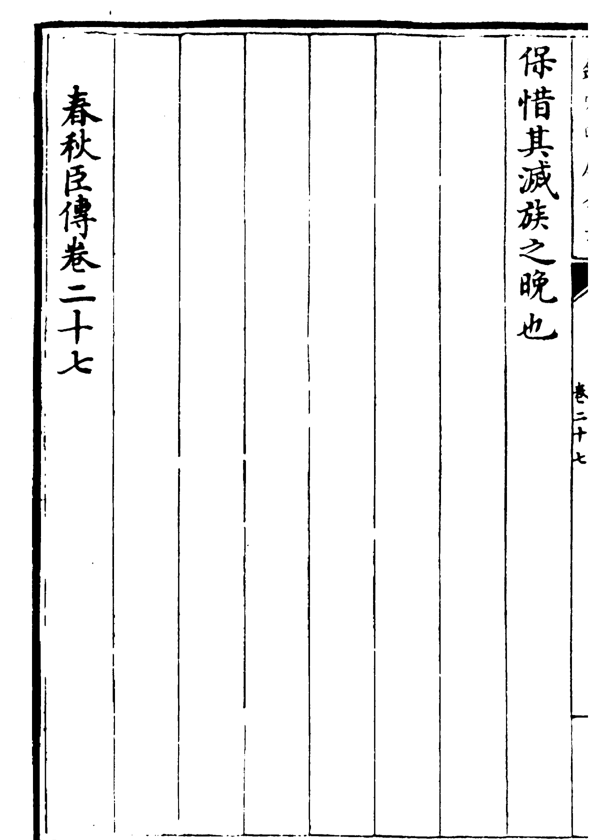
楚費無極

費無極楚大夫也楚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令尹子常曰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

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聦明不然平王之温恵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常曰是瓦之罪乃執無極滅其族謗言乃止

賛曰趙鞅殺趙午以啟邯鄲之亂成晉陽之惡終之六卿構禍晉國衰微不暇顧有諸侯私欲之為害也傳稱簡子欲殺鳴犢孔子以王天下陋哉圖王之術也夫賢可罔也聖豈可得而罔之考其心迹其姦雄跋扈之尤

乎召陵之會盛矣荀寅取貨於蔡不獲而沮其師晉於是乎失諸侯寅之不忠安得不亡也甚哉華向之不臣也君臣交質其子又輔之不道之吳楚詩所謂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其華向之謂乎南蒯陽虎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其說則是然其用意則以亂易亂者也公山不狃不以小忿而覆宗國猶有仁心焉此孔子所以召而欲往也讒人之禍甚於叛人叛人之禍止於其身讒人無所不亂費無極陷君不義變易是非使父子君臣不相


保惜其滅族之晚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七

春秋臣傳卷二十八

宋 王當 撰

定公一

楚葉公子高 沈諸梁

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大夫吳師入郢獲葉公之母及其弟后臧秦師救楚敗吳師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身不正視太子建死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子西曰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髙曰不然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髙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髙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所以啓詐謀也子將若何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已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

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狗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

業

楚申包胥

申包胥楚王孫也初伍員與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吾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包胥以秦師救楚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郢賞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

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至是楚果復國後越將伐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

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衛祝鮀子魚

祝鮀字子魚衛大祝也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鮀私於萇弘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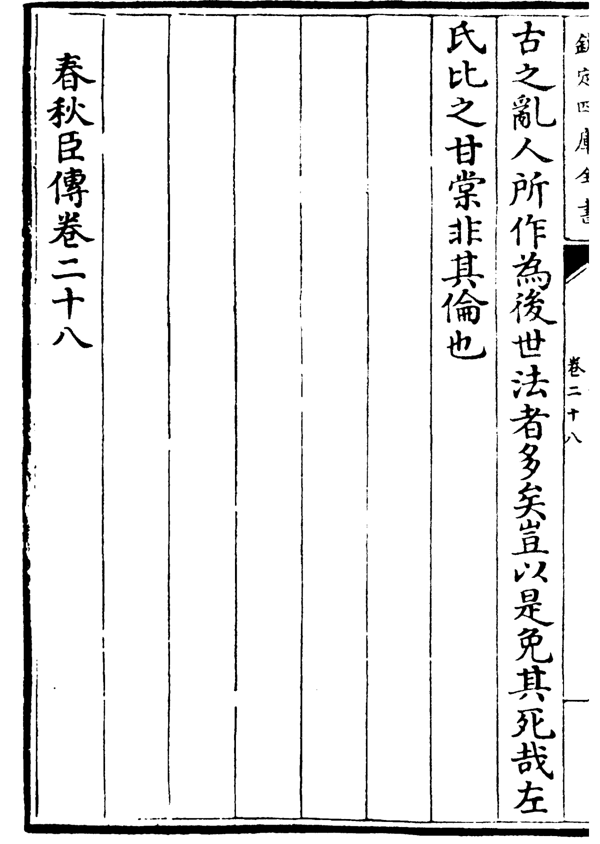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云云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駟歂

駟歂字子然鄭卿也定八年歂嗣子大叔為政九年春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贊曰葉公世勤忠孝知人慮事有先見之明及其閒難而入定國如反掌復君置宰功成不居又何高也傳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子高之謂矣傳稱子高行不勝衣而果斷若是葢仁者之勇也諸梁嘗問為臣之道於仲尼申包胥志存楚國國寧而逃賞其介推范蠡之徒歟祝子魚辭辯而正是其所以免於辱也太史以為史魚之言誤矣當是時不才而有貌其不能自脫於亂也必矣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佞也葢不佞之佞非佞人之佞也鄧析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其少正卯之徒歟歒之誅未為過也



古之亂人所作為後世法者多矣豈以是免其死哉左氏比之甘棠非其倫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八

春秋臣傳卷二十九

宋　王當　撰

定公二

魯子路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亦曰季路孔子為魯司寇十二年使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子路又為衞孔氏宰初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奔宋及靈公卒子輒立是為出公哀十五年蒯聵因渾良夫入衛迫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季子聞亂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衛子貢

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衛人亦曰衛賜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

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
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吴徵會于衛初衛殺吴行
人且姚而懼謀於子羽子羽欲勿往子木曰吴雖無道
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
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吴于鄖吴人欲執之藩衛
侯之舍子貢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
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

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衞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衞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衞侯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昬名失則愆失志為昬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

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卒于越

衛公叔文子發

公叔文子衛公叔發也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䲡而告之史䲡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然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

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逐之十四年戍來奔

齊犂彌

犂彌齊大夫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

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隂之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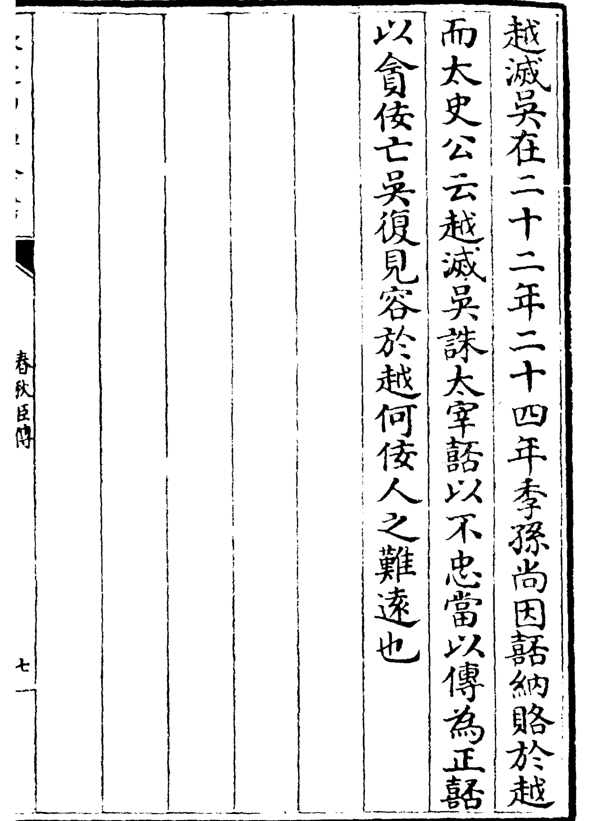
吴太宰嚭

太宰嚭字子餘姓伯氏楚伯州犂之子也郤宛之難出奔吴爲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吴師吴

卒入郢哀十三年越入吴吴師敗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太宰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吴及越平二十二年越滅吴嚭復臣越

贊曰晏嬰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故崔杼之亂晏子不死君子不以為怯子路孔氏之宰也而死國難過於厚矣且政不及焉雖不死不害孟子曰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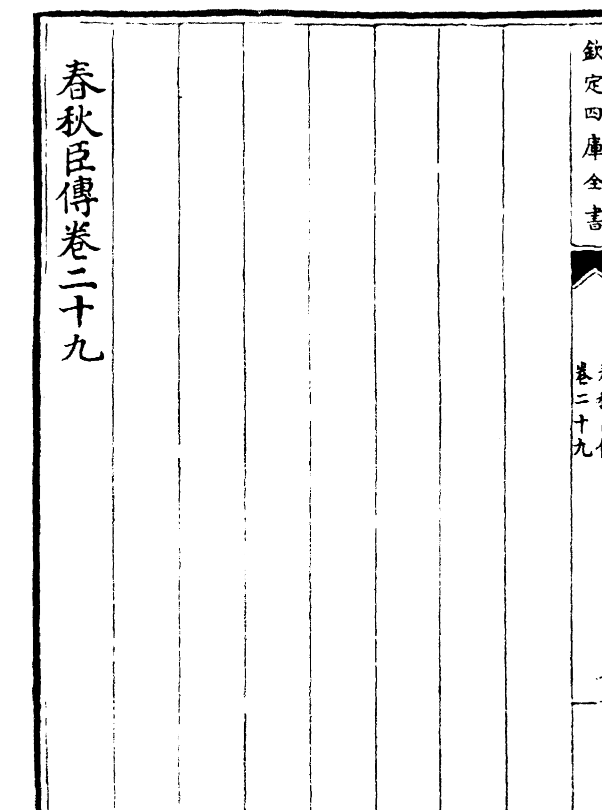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子路之死殆傷勇矣子貢之辯折諸侯者禮義而已遷史言其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此殆戰國縱横家附益之也鄖之會吳人執衛侯子貢尚請束錦遊談以釋之存已而亡人殆非子貢之志也不然子貢之辯豈無以存魯何至為此區區也公叔文子富而好禮不以小忿棄大徳此所以能與其臣同升諸公也仲尼嘗用於魯其效聞於天下矣武叔身親而目見且以子貢為賢而毀之犂彌何誅焉傳



越滅吳在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季孫尚因嚭納賂於越

而太史公云越滅吳誅太宰嚭以不忠當以傳為正嚭

以貪佞亡吳復見容於越何佞人之難遠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九

春秋臣傳卷三十

宋　王當　撰

哀公

魯冉有求

冉有名求為季氏宰十一年齊伐魯及清冉有請與齊戰齊師宵遁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魯子服景伯 何

子服景伯名何魯大夫也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

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不聽秋伐邾十三年吳晉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户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吴實然太宰言於王乃歸景伯子貢聞之見於夫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夫子曰吴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越大夫種

大夫種姓文越相也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乃號令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種曰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

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卜之於天矣越王許諾乃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夫差將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乃飾美女納之太宰嚭嚭與之言於夫差乃與之成而歸初句踐即位三年欲伐吳范蠡諫不聽及棲會稽使名范蠡問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使大夫種行成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對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王曰諾令種守於國與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至於國王曰不穀之國蠡之國也蠡其圖之及吳王會於黄池越乃襲吳敗之三戰三北遂入吳吳人請成王欲許之范蠡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夫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遂滅吳反至五湖蠡辭王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王辱於會稽臣所以

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會稽之罰王不可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蠡後貽書招種種未決越王賜之劒死

衛孔圉

孔圉衛卿孔文子也初衛大叔疾取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

尼止之遂奪其妻哀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魯季孫肥

季孫肥季康子也季桓子之庶子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

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猒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吴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

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過也

晉趙無恤 襄子

趙無恤晉趙鞅之子也是曰襄子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狄勝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雝雝不為幸吾是以懼

晉陽之圍從者欲守邯鄲襄子以謂晉陽先主之所屬也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卒與

韓魏滅知伯至敬侯三卿滅晉

晉荀瑤 知伯

荀瑤荀躒之孫知襄子也是曰知伯父荀申曰知宣子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誰能待之

若果立瑶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為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初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齊陳恒武子

陳恒陳成子也十四年四月甲午恒弒其君壬于舒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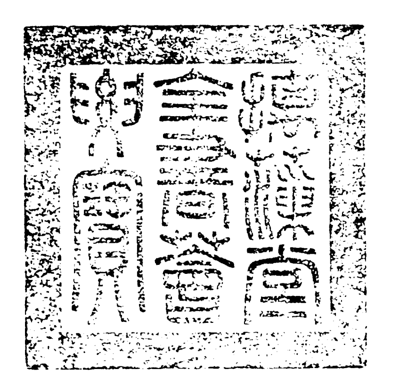
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賛曰哀公之時國弱微有子路為之削三都有子貢子服為之應四方之命有冉有為之帥軍旅遂抗於諸侯用儒之效如何也然是二三子者已不能用況於仲尼乎受制三桓固其所也大夫種能存越國而不能保其

身懷寵之為累也如是然為句踐亦寡恩矣困則屈伏
強則搏噬亦烏喙之性也范蠡見幾而作知矣孔文子
以太叔室孔姞亂禮已甚然猶知訪仲尼而止其行過
晏嬰子西遠矣是以謂之文也大臣不和未有能定國
也陳恒之亂民所共棄當是時中國無伯久矣魯誠仗
義而征之齊必倒戈而聽命定齊則諸侯可得此湯文
之舉也曾是莫聽而徒為無用之誅宜乎哀公之不終
也自是而後三卿分晉陳氏盜齊諸侯莫之誰何遂為

戰國悲夫孟子謂五伯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信哉

春秋臣傳卷三十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